

走進帕慕克的文學世界

12-26

一位名奧罕·帕慕克的年輕建築系學生，坐在家族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高級公寓中。偉大建築的設計是他的研究領域，但藝術才是他的熱情所在，這點令他母親相當瞧不起。她警告帕慕克，這種藝術追求將會使他落得以下兩種下場之一：不是沉溺於酒精中，就是進瘋人院。帕慕克邊離開公寓邊思索母親的話。「我不想當藝術家，」他如此回答，「我要成為一個作家。」這一幕出現在帕慕克的小說《伊斯坦堡：一座城市的記憶》中。

在這段對話發生當時（三十多年前），帕慕克並不曉得自己會成為國內最知名以及最具爭議性的作家，更別提贏得諾貝爾文學獎了。他那時只是想要永遠放棄建築研究，轉而投向寫作領域。廿二歲時，他將自己鎖在房內整整八年，試著捕捉動盪不安、時時變遷的祖國之精髓。

1952年（帕慕克誕生的那年），土耳其正進行現代化改革。當時政府認為舊的宗教習俗和傳統語言落伍，因此下令禁止使用。這是從信仰虔誠的社會到世俗化社會的轉變。西化過程開始進行，帕慕克所居住的伊斯坦堡經歷極大改變。整個國家在過去與現在、東方與西方文化間掙扎。

12-27

西化過程對帕慕克影響深遠。他大量吸收歐洲及美國文學，將各種風格融入他獨一無二的散文寫作中。當他的祖國努力想找到自己身份定位的同時，帕慕克的寫作亦是如此。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成了他寫作的核心主題。他的第一本小說《傑夫德貝伊與其子》，便是省視這個問題。這本小說是關於一個伊斯坦堡上流階層一家三代的故事。

伊斯坦堡是帕慕克寫作中另一個一再出現的主題。這城市是帕慕克第三本小說《白色城堡》的背景。故事中，帕慕克用兩個外表相似的主角分別代表東西方文化。其中一位是威尼斯貴族，另一位則是土耳其發明家。貴族被海盜綁架，賣給了發明家。發明家急切想從貴族身上獲知西方的一切。後來，二人都跟隨蘇丹國王的軍隊圍攻波蘭的一座白色城堡。這兩個人交換身份及生活，如同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。

帕慕克同時也描述土耳其在傳統與現代間抉擇的掙扎情況。《我的名字是紅》便以此為主題。故事背景設於十六世紀晚期，敘述兩名蘇丹宮廷藝術家被謀殺的事件。兩位藝術家都違反了伊斯蘭教的文化傳統，並在渴望破除傳統與害怕背負叛徒的罪名間進退兩難。這些內、外在的衝突反映所有土耳其人民的感受，同時也是帕慕克自己所經歷的問題。

12-28

如今，帕慕克除了在寫作上享有盛名外，也以直言不諱、勇於表達政治看法而聞名。1998年，土耳其政府打算頒發「國家藝術家」的榮耀給帕慕克。諷刺的是，帕慕克長久以來都嚴厲批評政府政策，因此他自然回絕了這個獎項。2005年，土耳其政府以帕慕克破壞國家形象為由而予以起訴。罪名是他譴責土耳其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，大舉屠殺許多亞美尼亞人和庫德族人。這種行為一直被認為是集體屠殺，但土耳其政府堅決否認這項指控。

帕慕克於今年十月獲得最大的榮耀—諾貝爾文學獎。在小說《伊斯坦堡：一座城市的記憶》中，一部份是回憶錄，一部份是歌頌帕慕克從小生長的城市。這個故事顯示伊斯坦堡在東西方文化間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衝突中所碰到的矛盾情況。這是個有身份認同問題的城市。

如諾貝爾獎瑞典學院所說，帕慕克「在追尋故鄉憂鬱靈魂的過程中，他發現了文化衝突與交疊的新表徵。」在帕慕克繼續終生致力追求國家的心與靈魂的同時，他的寫作凸顯而出。這種追尋讓他深刻瞭

解文化重疊和傳統間的衝突。